

爱琴海
唐蔚仪

岁月留白，故事未完，
良人可安？

轻轻

良人可安

高冷男神**检察官** & 深情豪门女总裁
生死间，十指相扣的深爱与守护

他说：“你已经向我走了五十五步，剩下的路，我来走。”
他让她知道，黑夜再猖獗，星光永不灭。

咪咕阅读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良人可安

轻轻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良人可安.2 / 轻轻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
2017.7

ISBN 978-7-221-14102-6

I. ①良… II. ①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7571号

良人可安. 2

轻轻 著

出版人 苏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杜莉萍

责任编辑 唐博

特约编辑 雁痕

封面设计 颜小曼

内页设计 米籽

封面绘画 ENOFNO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81)

印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292千字

印张 9.5

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

印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1-14102-6

定价 32.0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3055183

前方纵有妖魔鬼怪，纵使满路荆棘
只要你与我携手并进
我无所畏惧

L I A N G R E N K E A N 2



故 / 事 / 背 / 景

GUSHI
BEIJING

五年前，宁可安曾疯狂地追过警大校草言泽舟，可因为一场命运的劫难，她与他不告而别。

五年后，两人再见。她成了宁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周围的人对她的权势虎视眈眈。而他成了名震海城的检察官，不法之事在他面前无处遁形。

当过往的情绪再次沸腾，她决定勇敢向他迈进。这次，言泽舟不仅没有将她拒之门外，甚至还任由她得寸进尺。

他，终于不再是她遥不可及的光了，她享受着期盼已久的温柔，却不知一个巨大的阴谋正汹涌袭来……



人 / 物 / 语 / 录

RENWU
YULU

宁可安

她不想错过任何他可能会爱上她的瞬间。

如果他是一座巍峨的山峰，她光登顶就花了五年。

——“以前，我一直想如果生活能多个你得有多美好。现在我才知道，这美好根本想象不到。”

言泽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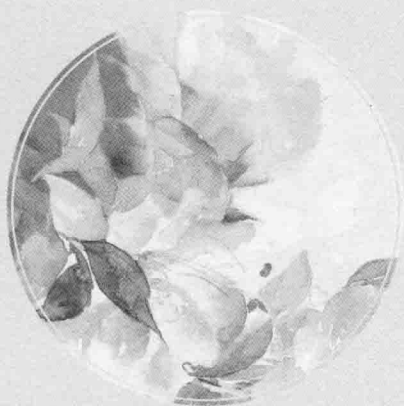
他以为自己对她是不够喜欢的，可等她真的离开了，他的心却荒如空城，了无生气。

人一旦有了软肋，就不再无敌。

——“如果真的有一天，正义与你，只能择一，那我甘愿为你做个恶人，以恶制恶。”

目 录

Contents



第一章 /001

脉脉此情

第二章 /022

浅草离离

第三章 /046

小雨初晴

第四章 /074

离愁渐远

第五章 /102

柔情悠悠

第六章 /129

一川烟草

目 录

Contents



第七章 /161

风雨无惧

第八章 /193

春泥护花

第九章 /221

皎皎明镜

第十章 /247

良辰好景

番外一 /273

此生不渝

番外二 /278

繁花落尽

第一章

MOMO
CIQING

脉脉此情

1

夜已经深了，窗外偶有秋蝉唧唧，噪中越静。

言泽舟轻轻摩挲着可安柔软的鬓发，而可安已经枕着他的腿睡着了。她安稳的呼吸声，让他的心有了尘埃落定的感觉。

他小心翼翼地将她抱起来，转身往二楼的卧室走。

她一沾到柔软的被褥，就游到了床中央。他俯身吻了吻她的唇侧，她仍然熟睡不醒。

她也太不把他当回事了，怎么能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？

他等了一会儿，确定她不会再醒，才离开。离开前，他又检查了一遍门锁。

经历了这次的“闹鬼”事件之后，他不再放心她一个人住在这里了。

言泽舟上了车，扣安全带时不小心触到了腰上的伤，头皮一阵发麻。

顾医生说：“你要命的话就来住院。”

他是要命的。但回到海城之后，比起要命，他更想要她。

开车一路回家，家里的灯亮着，但是没有人。冰箱里新添的几个食盒说明母亲来过。他杳无音讯这么久，如今回来，母亲虽记挂，但一句多问都没有。这样的默契，常常让他心怀内疚。

他洗了个澡，什么都没有吃就躺下睡了。

前段时间，他潜于龙潭卧于虎穴，稍有差错连命都可能没有。睡个好觉于他而言，奢侈万分。他一躺下，脑海里就不停闪过最后撤离时，自己被子弹射中的画面。

鲜血横流的瞬间，他才知道，自己早已不再是两年前的那个自己了。他从没有这样畏惧过死亡，从没有这样留恋过人间。

人一旦有了软肋，就不再无敌。

恍恍惚惚不知过了多久，腰上又传来密集的痛感。他感觉自己的身子在发烫，他想醒来，可是好像掉进了一个深渊……

“言泽舟，你醒醒！”

耳边有人在叫他，微凉的手碰到了他的额头。

“言泽舟，你别装死！给我起来！”那人使劲地摇晃着他的身体。而剧痛让他终于睁开了眼睛，抬手一把握住了那人的手腕。

“你想弄死我是不是？”他借力坐起来。

可安见他醒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她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起身拉开了他房间里的窗帘。

阳光铺天盖地地洒进来，看样子，已经不早了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还不是你！”她神色微愠，“昨晚也不知道是谁信誓旦旦地说，以后再也不会让我找不到人了。这话才出口呢，今早就玩人间蒸发。”

“我？”他伸手摸到自己的手机。

屏幕上果然显示着五六通未接来电。是他睡得太沉没有听到。

“我的错，我道歉。”他伸手去捞她。

她嘴一撇：“不原谅。”

他笑了，温和如初升的朝阳：“吃早餐了吗？”

“我就是想找你一起吃早餐的。”她脱口而出。

是的，好不容易说服自己不念过往，坦然去拥抱他，接下来的每分每秒，她都想和他在一起。

“好，等我一下，我们出去吃。”

言泽舟转身进了浴室。

可安坐在床沿，听着里面的动静，心头一阵悸动。但是，她不敢肆无忌惮地往里看。她站起来，目光一转，忽然瞥见了垃圾桶里那团染血的白纱布。

她浑身一僵，浴室的门也正好打开了。

“言泽舟，这是什么啊？”她抬手一指。

他正在扣皮带，听到她的问话，顺着指尖看过去。看到纱布的瞬间，手上的动作顿了顿。

她朝他走过去：“你受伤了是不是？”

他从容地扣好皮带，抬手抚了抚她的脑袋，说：“福尔摩斯进了家里，看来是瞒不住了。”

“你真的受伤了？伤哪儿了？”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，可他一如既往地站得笔直。

“这里。”他指了指腰，“不过没事，小伤。”

“我不信，我得看看。”她说完，直接动手去解他的皮带。

他一把将她的动作按停了。

“你别乱来。”

“我看看，我看过才放心。”

“那你能对你的行为负责吗？”

“有这么严重？”

“很严重。”他一脸正色，“我这辈子没被女人解过皮带。”

“我也没有给男人解过啊。”她拍拍他的肩头，“大家都是第一次，你别紧张，我很快的。”

“宁可安。”他的嗓子都哑了，“你又在玩我。”

“我认真的。”她仰起头看着他，瞳仁闪着光，“我担心你。”

言泽舟的眼底压过一片厚重的云，风雨里却藏着温柔。他低头，准确无误地吻住眼前这个女人，贪婪却又小心翼翼。

可安紧紧地攥着他胸口的衣服，不敢乱动。

他的唇上有白茶的清香，有点甜有点凉。她的呼吸渐渐乱了。

他的身体越来越烫，烫出一种异常。她悄悄地探手，摸到他的皮带扣子。

他虽然情动，但仍然敏锐万分，一把按住了她。

“想干什么？”

“解开。”她紧紧地贴住他的身子，“言泽舟，这都天雷勾地火了，你还不肯解皮带，是不是男人啊！”

“我是不是男人，不是你看一眼就能知道的，得试？”他温柔地将她抱在怀里。他知道，她其实是担心他。

“我先带你去吃早餐，吃完我就去医院。”他轻声许诺，算是对她的投降。

“原来这么严重？”她低头盯着他的腰部。她想起昨天，他还一路将她从庭院抱到门廊下，难道就不怕伤口裂开吗？这人怎么这么不知轻重？

“没有很严重。”他似乎看出她在想什么，低头蹭了一下她的额角，“绝对不会影响你下辈子的‘幸福’。”

“谁是在乎这个啦！”她恼羞成怒朝他挥拳过来。

他一把接住她的拳，顺势扯进怀里：“你不在乎，我在乎。”

4

吃完早餐，言泽舟就去了医院。可安要陪着，他没让。他不想让她知道这伤不是普通的伤。

可安嘴上依着他，可他只开过一个路口，就在后视镜里看到了紧紧跟着他的玛莎拉蒂。

这般招摇过市的跟踪，真是让人好气又好笑。

他原以为她看到他去了医院，就能放心了，哪知她一路跟进了停车场。

他下车，她也下车了。

“我现在都成放羊的小孩了。”他倚门看着她。

“是啊，你有前科，我得盯着你。”她走过来，挽住他的胳膊，神色却凝重起来。

“你在发烧！”她忽然反应过来，“你是不是从早上开始，就在发

烧了？”

她早该想到的，手机响他听不到，她进屋他也听不到，甚至，她连叫都叫不醒他。幸好现在来了医院。

早上人多，虽然言泽舟和顾医生很熟，但是该排的队还是要排。

言泽舟坐在走廊的座椅上，目光落在可安的身上。她一身精致的裙装，即使穿着高跟鞋，依旧灵敏如风地穿梭在人群里。

“马上就轮到我們了。”她跑过来说。

他点点头。

过了一会儿，轮到他們了。

言泽舟一进顾医生的办公室就不停地朝他使眼色。

顾医生虽然上了年纪，但是这点眼力见儿还是有的。可他通透，不代表他买账。

“我再看看伤口。”他对言泽舟扬扬下巴，示意言泽舟坐下。

“顾医生，不是昨天才检查过吗？”

“你昨天吃了饭，今天就不吃了？”

“顾医生。”言泽舟冲他眨眼，“你昨天不是说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吗？”

“你确定昨天遇到的人是我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好。既然你不愿意配合检查……”顾医生推了推眼镜，把目光转到可安的身上，“你是家属吧？”

可安一怔，看了言泽舟一眼，红着脸摇头。

“还不是。”

“还不是的意思就是早晚是。”顾医生在病历本上唰唰地写下了什么，然后递给可安，“去办住院手续吧。”

“这么严重？”可安蹙眉。

“伤口很深，而且从昨天开始就有感染的症状，如果还想要命，就得住院接受治疗。”顾医生瞥了言泽舟一眼，“这位病人有点倔，不遵医嘱。家属劝劝，再商量一下吧。”

“我这就去办住院手续。”可安果断地转身。

“哎！”言泽舟起身拦她，“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，医生不是让我

们再商量一下吗？”

“你这么听医生话，他让你住院你怎么不听啊？”她一句话顶回来，言泽舟顿时无言。

能让言泽舟吃瘪，这也是活久见了。

顾医生不由得仔细打量起眼前的姑娘，她既有少女的娇羞又不乏坚定的立场和原则。这是他见过的为数不多的能配上言泽舟的女人。

可安快速地把住院手续办了，顾医生很满意她的高效率。

“看到你能治得了他，我就放心了。”顾医生站起来拍了拍她的肩膀，“小言以后就交给你了，多担待。”

可安郑重点头：“我会好好调教的。”

言泽舟看着他们像井冈山会师一样，脸上不乐意，心底却暖洋洋的。

“对了，顾医生，他这到底是什么伤啊？”可安忽然问。

“他和你说是是什么伤？”

“擦伤。”

顾医生大笑起来，笑着笑着瞪了言泽舟一眼。

“是什么伤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得赶紧治好。”他压低了声调，“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绝对不是擦伤。”

“我也没信。”可安撇撇嘴，“他总是编谎话骗我。”

“谎言有时候也有善意的。”

“可我要的是忠诚。”

顾医生眼底的赞色更浓了。

言泽舟若有所思地看着她，眉色夺目。

可安一路看着病房号，言泽舟走在她的身边，忽然停下来，把她抱住了。

“你干什么？这里是医院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”

“我一直接受的是军人的教育。”他低沉的嗓音在她耳边如轻雷炸开，“你放心，就算有天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也不会失去忠诚。”

“对谁的忠诚？”她动容。

“你。”

言泽舟换上病号服，安安分分地躺在床上挂点滴。可安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坐在沙发里看着他。

“你不去了？”他问。

可安笑了：“日理万机的人，也得抽出时间来关心后宫啊。”

“所以我算什么？”他挑眉。

“你算三千佳丽中的佼佼者，深得我心的那一个。”她入了戏。

“说说，三千佳丽是哪三千？”他语气不悦。

“都记不得名字，只记得你。”

“那今晚翻谁的牌？”

“等你好了再说吧。”

言泽舟还想说点什么，病房门口忽然传来了声响。

门被推开了，梁多丽站在门口。

“梁医生。”可安主动打招呼。她不知道梁多丽是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，不过从梁多丽别扭的表情来判断，怕是什么都听到了。

“我听说你住院了，过来看看你。”梁多丽忽略了可安，朝言泽舟走过去，“感觉怎么样？疼吗？”

“不疼。”

“也是，你从来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还能指望你怕疼啊。”梁多丽亲近地说。

可安立在一旁，听得不是滋味，可又不能小气到连话都不让他们讲。

“你们聊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”

可安走出病房后，给徐官尧打了个电话，又在楼道里玩了两盘游戏，看了几条八卦新闻。手机昨晚没充满电，电量很快就告罄了。

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梁多丽终于出来了。

可安看着梁多丽离去了，才折回病房。

此时，言泽舟正在给谁打电话，见她进来，立马挂断了。

“你怎么关机了？”他晃了晃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的是她的号码。

“没电了，充电宝在包里。”

“那怎么不进来？”

“怕妨碍梁医生发挥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给自己的手机充上电。

“在外面撞到卖醋的了？”

“看来，你鼻子还是正常的。”

言泽舟笑了，他拉住了她的手，将她按在床沿上。

“你既然吃醋，那刚才为什么还要出去？”

她红唇抿了抿：“怕醋味熏到了梁医生，失了正宫娘娘的气度。”

这一会儿一个新鲜词汇，言泽舟只觉得有趣：“谁给你封的正宫娘娘的头衔？”

“我自己。怎么，你不同意？”

“同意。”他按住她的手，“我不像某些人后宫佳丽三千，我永远只有一个正宫娘娘。”

可安心头一暖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言泽舟扬唇，又补一句：“我天天晚上翻她的绿头牌。”

“……”

6

言泽舟的母亲言伊桥来了。她一身千鸟格的裙装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。相较于她的优雅大方，那个男人显得很质朴。

“泽舟，你怎么忽然住院了？”言伊桥放下包，快速地挤到床边，握住了言泽舟的手。

可安退到一旁，乖巧地把空间让出来。

“只是一点小伤而已，但可安非要让我住院。”言泽舟对他母亲使了个眼色。

言伊桥转过脸来。

“阿姨。”可安叫了一声。

“宁小姐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太着急了，没有看到你。”言伊桥对她笑了一下。

可安摇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

言泽舟对可安招了招手：“可安，那是我爸。爸，这是我女朋友。”

“女朋友”这三个字让病房陷入了短暂的沉寂。别说言伊桥和崔来全

了，就连可安都被吓得不知所措。

她悄悄地看了言泽舟一眼。

言泽舟催促她：“傻愣着干什么？叫人啊。”

可安这才回神，同崔来全打招呼：“叔叔你好。我叫可安。”

崔来全憨实地笑着：“好好好，儿子有女朋友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病房里气氛不错，只有言伊桥不动声色的，看不出情绪。

“你们怎么来了？爸不用开店吗？”

“还开什么店啊？你爸听多丽说你住院了，菜炒一半都停了。”言伊桥看了看崔来全，嗔怪道。

“开店哪有泽舟重要。”崔来全接话。

“我真的没事，你们忙你们的，不用担心我。”

“要我们不用担心你，那你就对自己上点心。”言伊桥拍拍言泽舟的手背，“既然有了女朋友，肩上的责任就更重了。女人经不起担惊受怕，别等女朋友跑了，才追悔莫及。”

言泽舟看向可安：“你会跑吗？”

“你要缺胳膊少腿了，保不齐就会跑。”

“女人心真可怕。”

可安低头，轻声地接一句：“所以你千万别有事。”

言泽舟眼底的温柔化为郑重：“行，今天趁你们两个女人都在这里，我保证，绝对不会让自己有事。”

言伊桥的表情这才有所松动：“今天多亏了可安，还能从你这里听到一句明白话。”

可安笑了。她注意到，言伊桥对她的称呼变了，无论如何，这是好事儿。

四个人在病房里聊天，崔来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善言谈，但其实他挺风趣健谈的。

“这么说，你们两个大学就认识了？”

“是的，那时候是我追的他。”可安主动坦白。

“我们泽舟不好追吧？”

“可不是。都说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但言泽舟就是座山，我光登顶就花了五年。”